
包头文史资料选编

第一、二、三辑合订本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包头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2⁴)

包头文史资料选编 第一辑 目 录

	《革命回忆录》	
(1)	挥师北向直上青山.....	王 达 仁 胡晓 整理
(11)	萨拉齐地区灾荒史片断.....	吕 贵
(16)	五当沟洪水为害史.....	程景华
(20)	华洋义赈会与民生渠.....	玉 珍
(23)	包头历史上的一次瘟疫大流行.....	李心泉
(25)	日寇活活烧死回族青年 何文章(沙尔旦)惨闻.....	韩祥符
(32)	包头金融业概述.....	潘子宜
(40)	昔日萨拉齐的商业.....	李巨才
(44)	冯玉祥将军在包头.....	杨德铭
(54)	忆李德懋先生.....	富廷奎
	《回忆包头一百年》	
(57)	我记忆中的包头二、三事.....	马从中
(63)	小李先生.....	梅景林
(22)	篆字石.....	刘冠中
(24)	梅令山古城.....	杨广汇

革命回忆录

进军绥远的片断回忆

曹云祥

1948年，我在冀中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当科长。付政委李天焕同志要调到新成立的华北第三兵团（后改为二十兵团）任付政委，要带一批干部同去，有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敌工部长，还有我们几个科长共六、七个人。当时战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对延安和山东的重点进攻已经被我军粉碎，刘、邓大军跨过黄河进入大别山地区，打到了蒋管区，敌人失败的形势从全国看已经明显了。

这年的六月份，我们到河北易县兵团所在地报到。我二十兵团是个野战兵团，由三个纵队（即三个军）组成，司令员是杨成武同志。部队要进军绥远，首先进行了一个月的整训，进行形势教育，为出发做好思想准备。经过整训，部队士气高昂，大家了解了整个战局：国民党处处失利，败局已定；我军节节胜利，各个战区这里消灭一个师，那里消灭一个旅，捷报频频传来。通过形势教育，干部、战士都树立了解放全中国的坚强信心，特别是党的核心组织的领导，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使部队的情绪很稳定，士气很高涨。

整训后，部队就要向绥远进军了。当时，进军的目的和战略部署，我们这一层干部不大清楚，只知道是进军蒋管

区，为了解放全中国。

部队从易县出发后的第一天是爬狼牙山，山峰高低起伏，犬牙交错。第二天夜间爬五虎岭，老乡们说，狼牙山，万丈高，赶不上五虎岭半当腰，可见五虎岭之高。我们过去一向是在冀中平原活动，不习惯山地行军，不少干部、战士脚上都打了泡，经过几天磨练脱了一层皮，脚板渐渐适应山地行军了。我们每天行军都是七、八十里，经过了山西的繁峙、代县，八月中旬，从代县到山阴，经过雁门关，进入朔县，连续走了半个多月。然后，又北上穿过平鲁，进入右玉，出杀虎口（古代边墙是土城墙），进入绥远的凉城，后来又进军到和林格尔。

这次进军绥远，在中央指示下，组成了强大的战斗兵团，除了我们兵团的三个军以外，还有绥蒙军区的部队和察哈尔军区的部队。由于要开辟新区，地方干部随军的也很多。我们兵团是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兼政委，带了很多地方干部。山西组织了大批民工，支援这个部队。那时没有正式公路，都是用毛驴驮着几袋粮食，一群一群地赶着，给部队送粮，花费的人力很大。

部队进入绥远以后，所向披靡，集宁、旗下营很快就打了下来，这就把归绥、张家口和大同敌人的联系切断了。我兵团六十七军200师，也很快打下了包头。师长叫李静，和我很熟，后来对我说：“包头这地方大概有敌人的三个骑兵团，我军进攻时，敌人抵抗了一下，没有很激烈的战斗就向西跑了。我军以步兵追骑兵追了很远，当时师的指挥所设在皮革厂。”这样，在短短的时间里，从包头到集宁，除了归绥（呼和浩特）以外，再没有敌人的据点了，绥远省基本上

获得解放。

当时，我军并没有立即解放归绥，而是由萨拉齐到托县、和林格尔，经凉城到丰镇和以东八十华里的隆盛庄，在这几百公里的范围内，反复拉锯来回运动，每天都是夜行军，有时一夜就走一百二十华里，直到天亮才到目的地。有一次，杨成武司令员对干部们说：“我们从河北到这里行程五千里，也算小长征了。中央首长曾说，进军绥远准备要饿肚子，看来，在中央关怀和地方支持下，还能吃上小米饭，这就不错啦！”

在部队所经过之处，我们看到绥远的老百姓被敌人搜刮的生活非常困苦，农村的孩子们，好多都没有鞋子穿，只被件老羊皮，三个、五个地蹲在墙边看部队行军。

有一次，我们到了凉城北边的一个四、五十户人家的小村，进村以后，整个村子空无一人，我想老百姓可能是害怕跑了。后来我转到村外，有一条大沟，听见有人说话，却看不见人。我在沟边发现一个洞口，便拿着手枪走了进去，走了大概三、四十公尺，看见有个面积比较大的地方，有两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在那里边说话、边做活，我方才听到的话就是她俩说的。我问她们为什么不在自己家里住，跑到这个黑洞里来干什么？她们说：“不行呀，国民党骑兵来了以后，叫你溜马，要粮食，要好吃的，不然就要挨打，老百姓谁还敢在家。”可见，老百姓被国民党迫害的很惨，已经到了村荒人逃的境地。就在村子墙壁上，敌人还写了很多恐吓标语，什么“给共军带路者杀”、“资敌者杀”、“通敌者杀”……一共有“十杀”。敌人对老百姓镇压之凶是可以想见的。

十月的一天，天下着雨，部队从凉城东边岱海滩出发行军到丰镇，中间经过天城镇，战士们在街上休息。我叫开一个老乡的门想喝点水，开门的是个中年妇女，她家里两间屋子一个土炕，睡着两个孩子，一个盖着条麻袋，一个盖着一个又破又小的棉被，炕上再什么也没有了。十一月份的一天，我们住在土右旗南边沙海子村，这个村的人们生活还算可以，房东老汉穿件破白毡皮袄，两房儿媳却都穿着白粗布单衣。她们说，多少年来也没钱，买不起棉花。老乡家有七、八口人，就一条棉被摆在土炕上，炕烧的很热，就依靠热炕来过冬。后来开辟这个地区以后，政府从根据地运来了不少棉花和土布，供应给和林格尔县城的老百姓。

绥远这个地方，村庄很小很稀，太部队行军住宿非常困难，很多情况下都是在村庄外边露营，铺些柴草就睡了。

有一次在萨县南面一个村，杨成武司令员的办公室来了位蒙古游击部队的负责人，他叫巴图巴根，带着十来个骑兵。杨成武司令员把我叫去，姚蔚司令员也在坐，让我听一些敌军情况。原来巴图巴根与大同伪蒙军海龙部队有些关系，想通过他去做争取大同伪蒙古军的工作。后来杨成武司令员还任命巴图巴根为支队司令。

部队反复拉锯，连续行军，总不打归绥城，我们也弄不清战斗意图，总是猜测，什么时候打归绥呢？

有一天，我们住在和林格尔北边的一个村庄，离归绥约七十华里，我们的工兵布置了一个很大的沙盘，东西长一百多公尺，把归绥新城、旧城、街道、城墙、敌人工事、敌人指挥所、制高点（鼓楼）以及敌人布雷区、铁丝网地带都摆布其上，兵团通知营以上干部在沙盘上熟悉地形，我们

看了后，知道要攻打归绥了。同时，地方也在动员民兵和群众支前，大造围攻归绥的声势。

为了造声势迷惑敌人，政治部让我把俘虏的绥远敌军的一个团长，送到新凉城交给县委释放。我们行军到旧凉城，离新凉城三十华里，中间是一片草地。我带了个通讯员，还有这位团长，路上我继续向他作工作，后来凉城县委把他释放回归绥，让敌人也知道我们要攻打归绥的形势。

正在这个时候，听说不打归绥了。北京傅作义听到要攻打归绥的消息，派出他的主力三十五军来支援，这个军有三、四万人，二百多辆汽车，基本上是半美械装备，两天就奔来占领了集宁，我军主动撤了。敌人来时，在铁路两侧没有发现我们的部队，所以才敢长驱直入。敌三十五军占集宁后，原来隐藏在蔚县山沟里的我军主力十九兵团，突然占领了平张铁路线，占领集宁的敌三十五军发现苗头不对，知道上当了，慌忙撤退，想逃回北京，但已来不及了，退到下花园就接上火，边打边走，最后在新保安被围，全军复没。傅作义派来援助三十五军的暂三军，也在南口以北被我军消灭了两个师，军长安春山被俘虏，这两个军的实力都垮了。张家口到北京的铁路被切断，张家口的敌人站不住脚了，很可能从北边草地逃到后套。为防止敌军逃跑，我们兵团按上级指示，使从丰镇连夜急行军包围张家口，部队到达张家口后，便在大境门以北两面山上布防。张家口守敌是国民党第十三兵团，司令孙兰峰，管辖三个骑兵旅，四个步兵师（称为暂四军）。敌人被我们包围后曾几次突围，都被打了回去，最后一次夜间突围，被我军全部消灭在张家口以北的大沟里，除孙兰峰带四五十个骑兵逃出外，其余都在山沟里死的死、

伤的伤，部分被俘虏，五万来人已全军覆没。

张家口西边有一个国民党的野战医院，有一两千伤兵，我带着通讯员去向他们做工作，讲解放军的宽大政策。第二天，付政委李天焕召见被俘的暂四军军长袁庆荣，向他讲政策。这次张家口战役，我兵团俘虏敌军两万多人，另有两万敌人被四野的一个军俘虏了。我们把被俘虏的军官组成解放军军官训练大队讲政策，后来都释放了，发给路费回家。有的士兵经过动员，自愿参加我军，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

这样，傅作义的实力三十五军、暂三军、暂四军全部被打垮，只剩下归绥早已成为瓮中之鳖的几万人了。

回想起来，进军绥远，战略意图是要调虎离山，把傅作义的部队从北京调动出来，消灭在西部地区，为四野的进关减少阻力。随着战局的发展，为以后促成北京及绥远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调动敌人、指挥敌人、掌握军事的主动权，这确实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胜利。

（董赓财整理）

一次成功的政治攻势

——回忆我们散传单的经历

宋 玉

1937年，随着芦沟桥的炮声，日寇铁蹄践踏了我华北各地。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国民党军队向南逃窜，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日寇。满目疮痍，血腥遍野，人民遭到了空前的浩劫。

但是，芦沟桥的炮声，也唤醒了苦难的中国人民，人们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狠狠打击侵略者，拯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纷纷开赴前线，抗日的烽火，燃遍了祖国各地。素有革命传统的土默川和全国各地一样，也迅速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

为了发展壮大抗日力量，给日寇侵略者致命的打击，我党在敌占区发展了地下组织，它象一把利刃直插敌人心脏，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们毛岱地下党组织，就是当时千千万万地下党组织中的一个。

毛岱村在萨县东南五十余里，是日伪的一个据点，属日寇二十四顷地据点管辖。这里驻有日伪警察署、自卫团和乡公所等伪组织。我们毛岱地下党组织，为了掩护工作，了解

敌情，在村东、西分别开设了两个豆腐房，它宛如两只炯炯发光的眼睛盯着敌人。豆腐房联系着千家万户，对发生的敌情都能及时掌握。那时我游击队除在交通要道和敌人据点，对鬼子和汉奸狠狠打击外，还配合军事活动开展政治攻势。

1939年四月间，上级党组织叫任进才同志送来传单五百多张，让我们散到人多的地方，能散到敌人的据点附近更好。任进才同志主持召开了支委会，作了周密的部署，决定由我和张恩官执行这个任务。可巧第二天下午天气突变，刮起了六、七级大风，真是天如人愿。我们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决定晚上行动。当天下午，我们把所有传单装在两条布口袋里，还写了十几条标语，等到夜深人静，我俩便提着传单，在呼呼地大风里开始行动了。我们熟悉地形，用敏捷的步伐，很快走上了大街，随走随散，传单纷纷随风飘落。

这场大风刮的天昏地暗，伸手不见五指，对面看不到人，这对我们的行动是极为有利的。伪警察署和自卫团很早就把大门上了锁，龟缩在大院和炮楼里，只有站岗的哨兵躲在炮楼里不时地喊问口令。我俩一计议，干脆把传单扔到伪警察署和自卫团院内，可是围墙太高扔不进去，只能站到更高的地方，借风的力量才行，于是我们手脚敏捷地纵身一跳，便上了警察署西隔壁的墙，爬到了屋顶，迅速打开口袋，顺着风向，使出浑身力气，把传单往漆黑的天空高处抛。一刹那间，传单被风吹到警察署和自卫团大院内，还有许多落到了房顶上。

传单共有八种，如《告同胞书》、《痛骂卖国贼汪精卫》、《警告伪军政人员书》、《控诉日伪的“三光”政策》、抗日救亡歌曲等，是十六开和三十二开油印的，字迹

工整清晰，看起来使人舒服，上面还画着英雄的八路军举刀砍鬼子头的画。

第二天早晨大风已停，有一个伪警察一出门，见院内到处都是纸张，他随手捡起一看，怔了一下，便十分惊恐地怪叫起来：“哎呀！八路！传单！”嘴里不停地喘着大气，他这一喊，把睡在屋里的伪警察都惊醒了，伪警察署长胡秉谦十分狼狈，连鞋都没有顾上穿，就提着手枪慌慌张张地跑出来，急促地问出了什么事，那个警察把传单递给了他，胡问：“哪里来的？”警察指着院里的纸说：“这都是。”胡看后吓的狗脸煞白，赶忙跑上炮楼，想追问晚上站岗的警察，他上去后一看屋顶上也有很多传单，更加惊慌。昨晚值勤的伪警察还都在炮楼里睡大觉，他气极败坏地大骂：“脑袋也叫游击队砍掉了，还睡你妈的屁！”几个值勤的警察被骂醒了，看看署长的凶相，都莫名其妙。胡骂后余怒未息，又上炮楼顶上窥视全村，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才安下心来，把昨晚值勤的伪警察集合起来，追问是谁站岗时八路军散的传单，警察们都说不知道，再三追问没有结果，只好叫把传单都捡起来。这时，东隔壁自卫团院内也乱嘈嘈地喊叫起来，自卫团长裴德惊慌地跑来向胡秉谦报告，说自卫团大院有八路军的传单。话音未落，伪乡长杨挠也来说乡公所院里和大街上，到处都有传单，警察署的炮楼外还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三个人一商量，赶快联名向他们的主子写了报告，派人给驻二十四顷地的日寇警备队长铃木送去。接着便把所有的伪警察和自卫团丁全部派出去收传单，撕毁墙上的标语，但他们行动的晚了，大部分传单早被群众拣了回去，农民白双才拣起的传单没有藏好，被伪警察发觉后挨了

顿打，敢怒不敢言地走开了。农民王锁柱，早起拾粪拣着传单，不停地喊着：“看！八路军的传单！”有几个人走过来，伸着脖子争着看。有人拣到传单，就走门串户交发传单的事。他们北望大青山，遥念着游击队的战士，发泄着对鬼子和汉奸的愤恨。尽管敌人三令五申，强迫群众交出传单，但群众如获至宝，对他们的恫吓威胁只当耳旁风。

驻在二十四顷地的日寇警备队长铃木，接到报告后，又惊恐又恼火，赶快向萨拉齐驻军司令山崎报告，要求派鬼子兵来抖抖威风，给八路军游击队一个厉害。散传单的第三天清晨，铃木就带着三百多鬼子兵，二十来辆大汽车，杀气腾腾来到毛岱，把村包围起来，街头巷口交通要道都有鬼子兵把守，警察署的炮楼上，还架上了机关枪，另有几队鬼子兵挨门挨户翻箱倒柜地搜查。有五、六个鬼子兵闯进了我们豆腐房，我们当时虽然心情紧张，但装作若无其事，仍旧非常镇静的劳动着，并冷眼观察着敌人的活动。鬼子兵用眼睛着我们上下打量，用刺刀挑开了炕上的铺盖，为首的鬼子兵问我们“什么的干活”，我们指着豆腐渣让他看，又不约而同地拿出“良民证”来。鬼子兵再没说什么就走了。一个鬼子在临走时把缸里的豆腐捅了几刺刀，把豆腐搅了个粉碎。任进才同志后来很风趣地说：“鬼子是欺软怕硬，为什么不刺豆腐磨，偏偏刺豆腐呢！”鬼子兵搜查了半天，又把全村男女集中起来逼问，但一无所获，把铃木气的脸色黑紫青，活象个大茄子，他无可奈何，只好带着鬼子兵灰溜溜地离开了毛岱。

鬼子兵走后，伪警察署长胡秉谦，伪自卫团长裴德，伪乡长杨挠已成惊弓之鸟，随后也就全都躲到任三尧村去了，

大青山记行

王友众

白石头沟

崎岖入目意难收，
肃望峰峦百感揪。
坦坦绿原曾血冢，
巍巍青埂为因忧。
英雄浴血征魑魅，
壮士牺牲著春秋。
一代风流沙场将，
今朝只见几白头。

1962年5月

一 前 响

气势磅礴据要津，
旧时关隘留征尘。
密林深处残垣绿，
绝壁崖前弹洞新。
往昔奇峰作利剑，
今朝壮景醉游人。
阴山屹立如碑碣，
永志捐躯飞将军。

1978年8月

一前响为我萨县抗日根据
地之一，白石头沟是通往
大青山的一条道路。

这个村有天主教堂，住着一个反动的外国神甫，教堂有武装三十多人，枪枝齐全。到1942年春鬼子兵进驻毛岱后，他们才跟着返回。

传单宛如一块巨石，投进了毛岱村这个沉闷的死水池，不仅震撼了鬼子和汉奸，使敌人丧魂落魄，还使苦难的人民看到了希望，好似见到一缕阳光，喜悦非常。人们在街头巷尾房前屋后谈论着，出现了一付惊喜的表情。上级党组织对我们的行动非常满意，表扬我们干的出色。

（土右旗政协供稿郑文整理）

广觉寺史略(初稿)

〔蒙〕呼和巴雅尔

一、寺庙旧观

广觉寺是内蒙古地区喇嘛教寺庙中驰名古今，蜚声中外的一所庙宇。它原名巴达格尔（藏语，白莲的意思）召，因庙前峡谷名五当沟（五当系蒙语，意为柳树），故俗称五当召，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赐名为“广觉寺。”

寺庙座落在包头市东河区东北五十四公里，海拔2071米高的吉忽伦图山之阳，规模宏敞，悉仿西藏之召庙建盖，由南北望，重重殿堂，层层楼阁，随坡势而增高，布局谐调，浑然一体。召前两侧各耸立一座白塔，四周白色土楼星罗棋布。各殿顶有风磨铜双脊对卧法轮、“章渗”（厌胜之物）和匾徽，金光璀璨，衬托在茂密的松柏之间，显得格外庄严。寺庙周围风景优美，据《重修绥西五当召募缘恭启》描述：“层峦耸翠，佳木葱笼，流水潺湲，溪涧传声，背阴向阳，川达西东，左右两水拱合前行，地常湿润，草木茵蘊，麋鹿逐水草而攸然，牛羊随山川而得所，入其中者，恍若世外桃源。”

在主体建筑群之外，还有一处庙宇，称为庚毗，它座落在吉忽伦图山的风景最佳处，在广觉寺正北四公里。那里“奇峰峻岭，丛林茂密，瀑布飞溅，风景优雅。”山间瀑布

虽无“银河落九天”之势，但哗哗溪水悬崖倾泻，也使人心旷神怡，深感山水之秀丽。庚毗庙就筑于瀑布西侧山腰，有四座经堂，一座活佛府，十四栋住宿房和三个厨房。这里是广觉寺各学塾毕业生自愿修行之所，也是活佛避暑佳地之一。据寺中的喇嘛说：早年，成群结伙的岩羊、盘羊、鹿和黄羊，每夜都来庚毗庙旁饮溪水，喇嘛们傍晚给它们撒些食盐，一年要撒两石之多。看来，这里早年是个飞禽走兽众多之所，其景物之优，正如一首诗中说的“意行偶到无人处，惊起山禽我亦惊。”

广觉寺不同于内蒙古其它地区的召庙，别地召庙仅以礼拜经为限，而这里则以培养高级经、律、论僧人为主，实际上，它担负着黄教喇嘛宗教学院的使命。内蒙古东、西各盟旗的活佛、格根，多来此召学习经论。寺庙旺盛时期，常驻喇嘛达一千二百名之多。寺内各学塾丰富的经典，齐全的设备，严格的规章，造就了根多广识博学的喇嘛教人才，其中也曾有过能著书立说的人物，如热格巴拉布占巴^①（徽汉族人）曾写过很多与经书有关的书籍，他在蒙、藏两地曾享有盛名，特别是广觉寺在天文学研究方面，有过一定的成就，也积存了天文学的大量资料，对我国科学的发展是有过贡献的。

广觉寺庙宇广大，佛徒众多。在清朝，其所有活动，均由绥远将军监理，民国以来仍沿旧制，归绥远都统直辖。寺域范围，东西约七十五公里，南北四十公里，域内土地肥

^①拉布占巴是喇嘛教神学或哲学的最高学位。

沃，水草丰美，还有煤矿、森林等经济资源，召庙所辖界址，据寺中现存嘉庆四年理藩院所制《广觉寺地域图》记载，东界板申兔（今土右旗耳沁尧公社境内），西界甲浪沟（今固阳忽鸡沟公社境内），北界嘉庚阿古拉之阳（今固阳新建公社北山），东北界红格尔脑包（今武川县界内），西北界吉仁陶陆盖（现称明登山拐，在固阳），东南界额慕那呼和高勒（今土右旗境内）西南界腮达坝（今郊区国庆公社界内）。这些土地山林，据《五当召与邻旗争执沿革》记述，多是各旗由于对活佛对音库尔·呼图克图的崇信，将其旗内与五当召相邻的地区，施舍给召庙，作为敬佛的布施。以后经过官府许可，就定为五当召的产业。

说起广觉寺的兴建，还有过一些美丽的神话与传说，至今在蒙民中仍广泛流传。一个传说是：当初召庙头世活佛阿格旺曲日莫和他的两个徒弟，为觅地建庙，跋山涉水寻遍阴山。一日，师徒三人行至今沙尔沁召北山里一个景色秀丽之处，放下行囊观赏山水风光，这时突然飞来一隻老鹰，将行囊上放的阿格旺曲日莫的经冠抓起，往北飞去。这使想在此山建寺的师徒三人顿有所悟，他们便随鹰飞的方向奔去，途经几处佳地，但都不很满意，最后来到一地，突见山坡树枝上挂着老鹰抓走的经冠。师徒三人正惊愕间，又见附近有一牧妇，提着一桶鲜牛奶，正要去解拴着的小牛犊时，拴牛的绳子突然自己开了，奔跑的牛犊将奶桶撞倒，乳溢遍地。他们顿时意识到这是吉祥的预兆。因为按蒙古民族的风俗，白色是高尚的，所以每当迎接贵客都要献洁白的哈达，并敬以新鲜的牛奶。阿格旺曲日莫看到这个情景，就和他的两个徒弟说：“这里山势峻伟，树木茂密，不正是我们要寻觅的福

地吗？”于是他们便决定在此山创建寺院。

关于此召是怎样建筑起来的，还有一个传说故事，这两个传说的情节，好象是相连接的。故事说：鄂尔多斯部准格尔台吉，率几十人入山狩猎，当时正是盛夏，口渴无水，便四处寻觅山泉。正寻找间，见一个喇嘛在林荫下煮茶，便向他打听那里有水，喇嘛说：“你们就喝我煮的这茶吧！”台吉说：“我们人伙众多，你这小锅之茶哪能够喝呢？请告诉我们取水之处就行了。”喇嘛听后并不回答，只是不声不响地给他们盛茶泡炒米。准格尔台吉因为口渴已极，又见这个喇嘛言语至诚，便接茶吃喝开了，谁知台吉所带的几十个人都吃饱喝足了，才发现小锅里的茶和布袋里的米还是那么多。台吉觉得这个喇嘛佛法神异，当时就向喇嘛叩头，问他的寺庙在哪里，需要什么帮助。喇嘛说：“我云游到此，发现这里是一块神佑福地，想建一寺院，但苦无钱财。”台吉说：“你放心吧，建寺的钱由我担负了。”这个喇嘛，就是头世活佛阿格旺曲日莫。从此以后，准格尔台吉便按照活佛的要求，全力资助，首建了洞阔尔大殿，并以三十名喇嘛为洞阔尔学塾的徒弟，开始举行经会。现在，洞阔尔殿的西北面，在一个台地上筑有一小庙，内供宗喀巴和他的两个徒弟。据说，此处就是老鹰放活佛经冠的地方。

五当召庙的繁盛，是与头世活佛的名望，及其在喇嘛教中的地位分不开的。建寺以后，邻旗信徒无不崇拜，王公台吉等上层人物，纷纷资助继续扩建寺宇。随着寺宇的扩大，宗教学塾和行政机构的建全，以及规章制度的完善，徒众日益增多，四方施主源源不绝，在蒙民中信仰的程度不减西藏、五台，所以一时盛称“东藏”。